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
路轉運提刑司照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
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
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
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

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安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自尾七八年開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夫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用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早酒麩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記案閣蓋謂錢帛等帳一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

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

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書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司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勲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謫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銖鉞。俯伏待罪。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

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兩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

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擇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

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本事

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

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
 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
 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搆本所候諸路所申
 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
 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榷茶之法只榷陝西沿邊諸郡不
 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
 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年歲茶價高下此民間價例微高

一如尋常和糶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
 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
 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本司量展五日
 仍得不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揀選秤買
 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
 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約以上並不得翻行抑勒

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榷地分外一任
 客人興販如此擘畫比之頃年全榷益利及陝西諸
 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
 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榷民間採茶凡有四色采茶早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榷茶以來
 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
 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

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顧脚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關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權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滎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

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從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權陝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劔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渾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顧脚勞

續通志卷三十九
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
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權
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
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
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群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
水卽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
東困弊盜賊群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

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振恤未
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
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群盜蜂起勢有
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
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
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
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
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下交泰元氣
乃和今二聖居帟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
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

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准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群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踈遠群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而奏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膳，分命臣僚並走群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相與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率，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

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旣其本職、感激思報、且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具畢陳於前、羗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爲仇讎、

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籍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州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目此起、阿里骨旣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諭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旣立、羽翼旣成、是以敢肆狂

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
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眾
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
可、則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
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
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羗中測知此意、
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
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
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
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羗虜之性、重於復

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
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
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
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
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
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羗虜無
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
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
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
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

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克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羗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

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一說，其一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徇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黽俛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

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
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
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願陛
下明降詔書、榜公溁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
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
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公溁將吏、迭行攻討、橫
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
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窮而無
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
墾、旣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

歸、獲利無筭、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
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
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夫
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
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
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
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
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
目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
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

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愧畏雖未卽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興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

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

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夫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造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

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爲相，諸侯

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

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策、而封拜河里骨為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為○是○爾○以○阿○里○骨○之○命○為○非○不○為○妄○也○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樂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

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國
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
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散去煩、施惠責已、
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
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
聞商高宗雉雉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
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
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邠夫親任
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旣爲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
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
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旣甚、久而
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
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
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
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
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貧、郡縣之官、以寬弛
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
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蕪容是非、以不事

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此極也。臣竊
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
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
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
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
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
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
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
易回也。待臣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
在不赦、陛下頃自踈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
於此、豈欲責臣齟齬、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
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
待罪地官、以財賦為職、朝夕從事、今於半年、耳目所
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
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
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
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

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黜權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燕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爲朝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出、爲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旣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

先因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

器監其二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捐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可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

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

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
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
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
歛復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
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爲用而轉運
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趨之既
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
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冑案所掌今內爲軍器
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

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
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
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
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
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
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
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
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
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
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十幾何一歲所用



原件短缺

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能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

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羗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羗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椿、予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

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

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
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
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
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
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
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
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
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
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
運旣便。商賈通行。今河旣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

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
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
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
河埋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
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
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旣去。淤厚累
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着丘冢。以避淫
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
如此。遠爲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
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

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

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若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

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一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與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

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

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嶮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氏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得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

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紆、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

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

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也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

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可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朴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嶮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

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州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遠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又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

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為難得。新法鹽錢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延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七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

配買則河北灾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千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一

樂城集卷第四十一

戶部侍郎論事時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為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



樂城集 卷四十一
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

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

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爲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僂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董城縣百姓侯僂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

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僂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惟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侯僂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左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以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

循禮法外廷雖踈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解所欠不
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
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
無復間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
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
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
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
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
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

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
史旁及官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
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
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
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
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
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
等仰測聖意克己為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

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同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賜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

難爲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

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

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群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為眾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己，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開奏。

乞罷修河劄子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

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
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
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
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
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
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
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
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
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
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臨、要當地遷盡

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罷修黃河、候今
秋取旨、大臣覆奏、蓋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
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
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
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
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沱、
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
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爲回河減水之
說、旣不依常理、與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
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

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
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
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
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
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
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
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
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誤，
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
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

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
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
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
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
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
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
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
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
旣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顧望，有
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

續坡集 卷四十一 九
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
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貽北流堤岸
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非使天下
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
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
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
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
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
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

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小職請受乞先
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
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尚自貪祿括權未
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見司管職
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
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畧無所益而費用錢
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
副縱是封椿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
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

過數目結罪亦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
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首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為不便謹
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
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番守邢希右相接送
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去令兄內翰臣謂
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

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鄧顥押燕
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迹頗能盡
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
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
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
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
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燕
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
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
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

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
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
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為選有文學官
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
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
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
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
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

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
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

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

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

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

等緣此解鹽抄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

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

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

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

兌換般入等累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

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袖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為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以其孫熙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鄒顥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為自古

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

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
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
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
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
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
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
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
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
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

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
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
發之政卽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
動遭鞭筆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
惜燕人最以爲苦燕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
以爲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
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
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
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

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比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克牽權官、訪聞自前牽權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克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

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具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譯語數侍、別具語、封足以閑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權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為不便、蓋為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

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密、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臣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憑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辨簞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進止

臣乞立差馬及駝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駝、並於太僕寺及駝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

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例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若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爲旱乞罷五月朔明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禱請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

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齋
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
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
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
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
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
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臨有司、罷朔
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
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
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

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
請未允、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
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俟得雨而復、若臣
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
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
進止

續城集卷第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

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從聖意選擇補足。

見關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埃遠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

續明書 卷之四十二
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

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則之、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請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况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

恬不為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比之不耕蘭州何趨百倍。故臣以為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舍。況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為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為此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為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

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為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又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圖

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栢溫之亂、諸栢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栢分泄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栢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栢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

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
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
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
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
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
廷欽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
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
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
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

進言。持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
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
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
國。亦脂膏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
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
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
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又
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
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
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

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旣

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旣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

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爲政如此得
爲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
廷始擢用諸卿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
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
責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
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
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
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
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
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

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告
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
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旣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
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旣不效而言者亦
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
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
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

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甚幸。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

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真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天下無

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黃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絕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踉蹌，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

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有之於外，蓋已厚矣。因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賡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
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
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
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
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
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
少、彼旣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
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
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

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
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
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
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得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
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
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種誼、種朴等、妄興
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
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

河邊釁本由諠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錐已去而諠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為諠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熙河不為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

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特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氈

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璁之臣如鬼章溫溪
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
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
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
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
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
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
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
備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
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

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
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
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幸
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
常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
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
隄防亦無可乘之勢况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
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燕
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晉
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

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

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回至狹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興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旣不成虜兵乃去旣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救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
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
芻糧一路騷然及令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
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顧車乘人夫
為知求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
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
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
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求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
日與其親戚徐勳矯為諤奏妄自保明勞效
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
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
因此憂患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
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國

